

①此信提及沈葆楨赴沪一事，与闰五月下旬《复吴赞诚》信同时。

②清渠：叶文澜。

③竹修：林琅，曾任福建船政局委员。

复梁鸣谦^① 光绪二年闰五月下旬^②

三诵教言，知台从羁滞申江，颇闷闷，近计直挂云帆矣。惟安抵闽山，阖潭均吉为颂。珂第安顿妥贴，务请挟眷并挈桃、云、雨而来。煦园新秋，扫榻（榻）以待。赫德南下，明则为我转圜，所注意者可想。饷源既涸，事益无可为矣。漳浦案，竟非谣言。灾后，恐益烦当事擘画。此间尚未得雨，飞蝗（蝗）已及淮扬。大江盛涨，低田被淹，而淮河仍不能通棹。各苦其所苦，何所控诉。天津近得雨，徐州亦得雨，天不忍终绝之邪？沪上谣言四起，人人有劝驾之意。弟思非徒无益，虽众论不敢徇。毁誉利害，听之而已。祇请大安，并豫贺世兄泮捷之喜。

①梁鸣谦：梁礼堂。福建闽县人。

②信云：“赫德南下，明则为我转圜，所注意者可想。”此信当复于闰五月二十四日以后。

复李鸿章 光绪二年六月初一日^①

奉闰月十二日教言，老成忧国之情，溢乎楮墨，钦佩曷可名言？威使得一着便宜，必翻一层波折，愈即之则愈离。弟如赴申江，明明堕其意料之中，非徒无益。上海生意吹散，洋商群起怨声。赫德南来，转圜非远。惟此后饷源愈匮，大可忧耳。兴师动众，非目前之患。然外海水师决不可不创，铁甲船决不可不办，不可不学。购款陆续应付，似尚不至十分掣肘。若滇案归结后，中外仍若无事然，则事无可为者矣！筱坞^②一疏，想入非非。一人智而天下皆愚，于今见之。防海而可无陆师，纵船炮之精，过于彼族，风平浪静时，处处可以登〔舟〕岸，其谁御之？有陆师便可不防海，则必遍天下郡县尽数有坐待御敌之劲旅则可。否则一二号兵轮窥我南北洋，终岁疲于奔命，不知其所守

矣。况铁甲封港，只求消息不可得耶？讲求陆战，先妒湘、淮。然则平发捻者，伊谁之力？非惟眯目，毋亦丧心。陆军而病其用洋枪，独不闻器械不精，以卒予敌耶？中国长技，真白战不持寸铁邪？十四五年身履行间之人，其议论必为輦下士大夫所倾信，时事尚忍言哉！我公任天下安危，只有进步，更无退步，万不可因此灰心，千秋自有论定。王恩培案自当由台端办结。俊侯来文，为黄鲁生、周国桢昭雪，似是实情。雪帅过此，谈及匿名揭帖，封内另包一纸，有周国桢拜托字样。周国桢果有同谋，岂肯自供败缺？其并遭倾陷可知。日意格到沪，嘱唐景星来请示。晚请其先赴津矣。筱帅于念五日单骑入城，迎之不及，诣珂第畅谈时许，丰采一切如故，足慰孔怀。津门得透雨，民庆来苏。此间枯旱依然，淮、扬飞蝗满野，颍、亳、凤、泗，亦复不免。申祷罔应，奈何！奈何！

①信称：“筱帅于念五日单骑入城。”光绪二年六月十九日沈葆楨《复李鸿章》信称：“得闰月二十日教言，于六月朔日裁答。”即是此信。

②筱坞：袁保恒。光绪二年，他上疏反对创办海军，称“有陆师便可不防海”，“请罢海防以练陆军”。

复文彬^① 光绪二年六月初二日^②

昨复芜函，未卜何时获登记室？比奉二十七日续札，知张飞豹^③亦即就擒。谨当会列台衔，并赵庆安^④案，飞疏入告。拜发后，录呈冰案。顷据徐镇稟，山东城武、金乡一带，啸聚二三千人，逼近徐境，已批飭加意防范，并再确探飞报。如窜到近界，即会合东勇悉力兜剿，尊处想亦当得信。似此旱蝗相继，饥而为盗，势所必至。不及早扑灭，恐致燎原。省门连日步祷，昨得雨而未透。今夕续得喜雨，较昨沾足，知念附陈。

①文彬（1825—1880）：字质夫，辉发那拉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咸丰二年进士。以军功，时任漕运总督。

②信云：“比奉二十七日续札，知张飞豹亦即就擒，谨当会列台衔，并赵庆安案，飞疏入告。拜发后，录呈冰案。”闰五月二十九日，沈奏报，徐海及赵庆安起事。此信当写于六月初旬。六月初四日《致李鸿章》信称：“金陵初二方获透雨，终夜淋漓。”此信亦称：“省门连日步祷，昨得雨而未透。今夕续得喜雨，较昨沾足。”此信当写于初二日。